

元曲选评

元曲的发生与兴盛是继宋词以后的又一次杂言体诗歌大繁荣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源远流长。从诗的体裁看，原有齐言和杂言……



◎ 杨义 主编 邓绍基 王菊艳 选注·译评

元曲選粹



卷之三

中国文史经典讲堂

元曲选评

编选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主编 杨义 副主编 刘跃进
选注·译评 邓绍基 王菊艳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曲选评 / 邓绍基选注、译评. —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中国文史经典讲堂 / 杨义主编)

ISBN 7-80665-766-5

I. 元... II. 邓... III. 元曲 — 文学研究

IV.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7098 号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拥有本著作全世界版权，现授权岳麓书社
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简体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8-2006-018

中国文史经典讲堂 · 元曲选评

编选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主 编：杨 义

副 主 编：刘跃进

选注·译评：邓绍基 王菊艳

责任编辑：戴 茵

装帧设计：钟文君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 1230 1/32

印张：7.25

印数：1—8,000

ISBN7 - 80665 - 766 - 5/I · 758

定价：18.00 元

承印：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

邮编：518111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集中了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吴世昌、余冠英、孙楷第等知名学者，也涌现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先后完成了《中国文学史》等集体研究项目及钱锺书《管锥编》等重要学术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丛书主编杨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代表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等。

■ 邓绍基，1955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专攻元代文学，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王菊艳，女，1990年获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学位。现为江苏省常熟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和《北方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参与编写论著《古诗研究新思维》等。



主编的话

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已经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文化也日益显现出它的夺目光彩。华夏五千年文明，就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活水源头，就是我们民族卓然独立的自下而上之根。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为探寻这活水源头，为培植这生存之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多年来，一直把文化普及工作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研究所就集中智慧，着手编纂《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通论性的论著。与此同时，像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1953年出版）、《三曹诗选》（1956年出版）、《汉魏六朝诗选》（1958年出版），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1957年出版），钱鍾书先生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初名《唐宋词选》，1962年内部印行，1978年正式出版），以及在他们主持下编选的《唐诗选》等大专家编写的文学读本也先后问世，印行数十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进入新的时期，文学研究所秉承传统，又陆续编选了《古今文学名篇》、《唐宋名篇》、《台湾爱国诗鉴》等，并在修订《不怕鬼的故事》的基础上新编《不信神的故事》等，赢得了各个方面的赞誉。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中国文史经典讲堂”依然是这项工

作的延续。其编选者有年逾古稀的著名学者，也有风华正茂的年轻博士，更多的是中青年科研骨干。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项有意义的文化普及工作，在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学知识的同时，能够让广大读者从中体味到我们这个民族美好心灵的底蕴。我们诚挚地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前　　言

元曲的发生与兴盛，是继宋词以后的又一次杂言体诗歌大繁荣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源远流长。从诗的体裁看，原有齐言和杂言的区别，在唐代中叶以前，最初是诗经、乐府和古近体诗，句式由四言到五言到七言，是诗歌体裁变化的主要路径，杂言体裁也曾出现并在发展，却不曾获得主要的位置。中唐以后，作为长短句（即杂言）形式的词开始出现并渐趋繁盛，到宋代汇成大国，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如果说唐人创造和完成了七言古诗、五七言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这样一些齐言诗形式，从而做出了杰出贡献，宋人则在作为杂言形式的词（长短句）的创造和完备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散曲的形式同词一样都以长短句组合成体，有人把散曲称做“词馀”，如果解释为词的剩义或馀绪，那就并不恰当，因为散曲有自己独特的体制和与词不同的风格特色。不过散曲与词也确实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曲与词都是倚声填辞的诗歌形式，从音乐上可以找到词与曲的渊源关系。据《中原音韵》所记，曲有十二宫三百三十五个曲调。出自唐宋词调的七十五调，大致可分为三类：曲牌与词牌全同，如[人月圆]、[黑漆弩]；曲牌与词牌名虽同，实际形式不同，如[六么令]、[醉太平]；曲牌虽与词牌名称不同，然而形式却相同，如[双鸳鸯]即词之[合欢曲]，[阅金经]即词之[梅边]。这些都可以看到曲和词有一定演化关系的痕迹。

散曲始起的时间，由于文献缺乏，已难以确切考定，但从有关

材料可以知道，曲牌中的[中吕·叫声]，就是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根据叫卖声衍生的市井俚歌；[仙吕·太平令]是北宋末、南宋初时的曲调，民间艺人张五牛还据此撰为“赚曲”；[仙吕·拨不断]也是宋时俚曲；[大石调·六国朝]则是北宋末汴京流传的“番曲”之一。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来看，民歌俗谣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宋、金时期在北方还涌现很具地方色彩的俗谣俚曲，还结合了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音乐，因而更有新的特色。此外，在宋代已经产生的说唱形式——诸宫调、唱赚等对散曲也有影响，尤其是诸宫调，它对散曲格律的逐步严整，特别是对套曲形式的逐渐完备，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可以说，宋金之际是散曲的萌芽、成长时期。

到了金代后期，散曲已较为流行，使得有些文人开始承认它是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据生活在金元之际的刘祁《归潜志》记载，金末哀宗时代，刘祁和王青雄论诗，说到“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沅土令]之类”，还说它们有“真情”而“荡人血气”。大致是在金末，元好问等作家开始创作散曲。到了元代，散曲大盛，文人写作散曲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散曲今存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套曲四百七十余套，现知散曲作家二百余人。小令指单支曲子，它的体制与宋词最为相似。套曲是一种合同宫调的数支曲所组成的格式，曲牌的数量多少不一，但全套必须同押一韵。

作为长短句杂言体的曲，虽然也是按谱填字，但较之词的长短句形式更有变异，除了句式自一字句至九字句多有参差变化外，还可使用衬字，实际上起着句法更为多变的作用。如关汉卿[南吕·一枝花]套曲[尾]中的首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

“珰珰一粒铜豌豆”，按格律此句应是七字句，其中却以“蒸不烂”等五个短词共十六个字作衬字，形容铜豌豆，纯用口语，富有感情色彩。从音乐的角度说，无论七个字还是二十三个字，乐曲不会变，七个字就相对唱得缓慢，加进的十六个衬字就必须唱来急促有力，更显铿锵。因此散曲中衬字的运用，要比诗、词整而不化的句式更符合诗歌语体化，即诗歌语言接近口语的趋向。

曲与诗词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曲韵基本遵循的是当时北方话的音韵。唐宋时代人写诗，无论遵照《切韵》、《广韵》和《礼部韵略》，基本上属一个系统，词韵比诗韵显得宽些，但它们与生活实际中的语音已有距离，在不同的程度上脱离了语言发展的实际。元代曲学家周德清从曲作实际出发，总结了当时中原一带语音的变化，写出《中原音韵》一书，共分十九个韵部，四个声调。平声分阴阳，上、去声不分阴阳，是为阴平声、阳平声、上声和去声，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中原音韵》对声韵的梳理和论述，既是对曲作实践的归纳，同时又是规范化的总结。

明人研究宋词，有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区分，近人研究元曲，有豪放、清丽之分。一般认为，豪放派以马致远称首，包括冯子振、张养浩、贯云石、杨朝英、钟嗣成等人；清丽派以张可久为魁，包括白朴、卢挚、乔吉、徐再思、任昱等人。豪放派超逸隽爽，清丽派雅丽和婉；豪放派多用口语、本色语，少用典实，而清丽派则重炼字炼句，喜用故实，讲究含蓄蕴藉。例如：

[双调·清江引]

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一枕葫芦架，几行垂杨树。是搭儿快活闲住处。

——马致远

[双调·殿前欢]

怕人嫌，休官归去俄陶潜。山房幸有猿鹤占。试卷疏帘，池边翠薜黏，屋角垂杨苦，山色揉蓝染。闲花点点，凉月纤纤。

——张可久

同是写归田隐居，马致远之曲显得豪放飘逸，曲中对仗句也自然流畅。而张可久小令的文字于清通中求雅丽，表现出清丽的特色，对仗句使人有刻意之感。两曲风格迥然有异。

对某个时期文学作品艺术风格、流派的区分，常常只能是就大致情况而言，也就不可能把一个个作家都恰如其分地纳入这种区分中，有的作家的作品表现出多种艺术风格，也是常见的现象。正如豪放派词人也有婉约之作一样，散曲作家也有类似现象。因此以豪放、清丽来概括元散曲的风格流派只能是一种大致的区分。

自元代开始，就有唐诗、宋词、元曲并称的说法，元泰定年间（1324—1327），罗宗信为周德清《中原音韵》所作序文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这里所说“大元乐府”即指元曲。《中原音韵》中常例举作品，用来说明曲律规则，这类例曲中既有散曲也有剧曲。从罗宗信序文看，他所说的“乐府”主要指散曲，但也包括剧曲。所谓剧曲是指元杂剧中的曲子，元杂剧是一种戏曲形式，但它的歌唱部分也就是剧曲的格式，体制完全同于套曲，它一般分作四个部分，通常叫做四折，每折采用一个套曲，而杂剧作家中有不少人同时又是散曲作家。因此，后人使用“元曲”一语时，又往往是散曲和杂剧的合称。由于杂剧的歌唱部分采用套曲，为了区分的方便，后人又把散曲中的套曲称作散套。

本书沿用《中原音韵》的习惯，既选散曲，也酌量录选剧曲，由本书体例决定，于散曲只选小令，于剧曲只选单支曲。

本书由王菊艳副教授与我合作完成，书中插图，由邓乔松副研究员搜集并摄影，一并说明如上。

邓绍基

2004年12月20日

目 录

前言 XIII

刘秉忠

[南昌] 干荷叶（干荷叶） 1

王和卿

[仙吕] 醉中天·咏大蝴蝶（弹破庄周梦） 3

商挺

[双调] 潘妃曲（闷酒将来刚刚咽） 5

胡祇遹

[中吕] 阳春曲·春景（残花酝酿蜂儿蜜） 7

王恽

[越调] 平湖乐（采菱人语隔秋烟） 9

卢挚

[双调] 沉醉东风·秋景（挂绝壁松枯倒倚） 11

[双调] 沉醉东风·闲居（恰离了

绿水青山那答） 13

[双调] 蟾宫曲（沙三伴哥来唆） 14

[中吕] 喜春来·和则明韵（春云巧似山翁帽） 16

陈 英

- [中吕] 山坡羊 · 叹世 (晨鸡初叫) 18

奥敦周卿

- [双调] 折桂令 · 咏西湖 (西湖烟水茫茫) 20

关汉卿

- [南吕] 四块玉 · 闲适 (旧酒投) 22

- [双调] 沉醉东风 (咫尺的天南地北) 23

- [南吕] 一枝花 · 不伏老 (节录)

- (我是个蒸不烂) 25

感天动地窦娥冤 (《窦娥冤》)

- [正宫] 滚绣球 (有日月朝暮悬) 28

- [正宫] 二煞 (你道是暑气暄) 31

- [正宫] 一煞 (你道是天公不可期) 33

闺怨佳人拜月亭 (《拜月亭》)

- [仙吕] 油葫芦 (分明是风雨催人辞故国) 35

关大王独赴单刀会 (《单刀会》)

- [双调] 新水令 (大江东去浪千迭) 37

- [双调] 驻马听 (水涌山迭) 39

高文秀

黑旋风双献功 (《双献功》)

- [正宫] 哨遍 (可便道恭敬不如从命) 41

白朴

[双调] 得胜乐 (红日晚) 44

[双调] 沉醉东风 · 渔父 (黄芦岸白苹渡口) 45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梧桐雨》)

[双调] 驻马听 (隐隐天涯) 47

[正宫] 叨叨令 (一会价紧呵) 49

[正宫] 黄钟煞 (顺西风低把纱窗哨) 51

姚燧

[中吕] 普天乐 · 别友 (浙江秋) 55

[越调] 凭阑人 · 寄征衣 (欲寄君衣君不还) 56

[中吕] 阳春曲 (笔头风月时时过) 58

马致远

[越调] 天净沙 · 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60

[南吕] 金字经 (夜来西风里) 62

[双调] 夜行船 · 秋思 (节录)

(蛩吟罢一觉才宁贴) 63

[南吕] 四块玉 · 天台路 (采药童) 66

[双调] 清江引 · 野兴 (西村日长人事少) 68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汉宫秋》)

[仙吕] 混江龙 (料必他珠帘不挂) 69

[南吕] 斗虾蟆 (当日个谁展英雄手) 72

[双调] 梅花酒 (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 75

半夜雷轰荐福碑 (《荐福碑》)

[仙吕] 寄生草么篇（这壁拦住贤路） 78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岳阳楼》）

[仙吕] 混江龙（梭头琴样） 79

李文蔚

同乐院燕青博鱼（《燕青博鱼》）

[双调] 沉醉东风（你去这白草坡潜踪蹑脚） 82

赵孟頫

[仙吕] 后庭花（清溪一叶舟） 84

王实甫

[中吕] 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

（自别后遥山隐隐） 86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西厢记》）

[正宫] 端正好（碧云天） 88

[正宫] 滚绣球（恨相见得迟） 89

[正宫] 一煞（青山隔送行） 91

[正宫] 收尾（四围山色中） 93

李寿卿

说专诸伍员吹箫（《伍员吹箫》）

[中吕] 醉春风（我如今白发滞他乡） 95

贯云石

[正宫] 塞鸿秋·代人作（战西风儿点宾鸿至） 97